



王道士的身后名

□ 陈发明

敦煌之殇，罪不在道士，而在那个大厦将倾、风雨飘摇的时代

后来，人们提起敦煌文物流失，兴师问罪必先打一通王圆箐的口水板子。

上大学后在中国新闻史课程上看到“敦煌进奏院状”这个名词，我心里这股怨气又加深了一些。课堂上老师对“敦煌进奏院状”的解释是“唐代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洲的官报，是世界上仅存最古老的原始状态的报纸”。根据教材记载，敦煌进奏院状出土于1900年的莫高窟，但是现在分别收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我们最珍贵的文物存于国外的图书馆，哪个中国人对这样的事情能无怨无悔呢？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实习，有次我去敦

煌采访，终于看到了莫高窟。走出大门外，行至一行白塔前时，有人指着其中一座说，这就是那王圆箐的塔身。于是我也像余先生当年一样，在塔前驻足良久，心中恨恨不已。

这是我最后一次对王道士心生怨念。后来去敦煌次数多了，慢慢明白，敦煌之殇，罪不在道士，而在那个大厦将倾、风雨飘摇的时代。藏经洞的现世本身就注定了悲剧，就算没有王道士，也有李和尚之类的人将其拱手送人。于是，心中竟对王道士产生怜悯。百年前的乱世，多少英雄豪杰救国尚无良策，一个寺中延续香火的女道士又如何担得起这个千古骂名？

时至今日，敦煌已名噪寰宇，被冠

以“人类的敦煌”盛名，发端于莫高窟的敦煌学也成国际显学。当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学术尴尬已日渐反转，每年在敦煌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国内外群贤毕至。这座历史文化遗存苍翠的边塞小城，已将敦煌学开山立派，名归正宗。

怨愤渐息，遗憾未已。工作原因，我每年都会去敦煌几次，但十来年里，莫高窟我只参观过两次。一则自己确实腹中见识有限，没有扎实的历史、文化、艺术功底，进洞千遍也赏不出门道分毫，与当年焚琴煮鹤的王道士无异；再则，洞窟能保存千年完好，最重要的是少了许多人间烟火的打扰。从个人角度来看，少进一次，便少一分对洞窟的伤害，不如把这进洞呼吸的机会留于真正懂它的人。

对这个饱经风霜的历史遗存，游览一次足矣。如果以游客身份去看，如果我们能为它做些什么，或许就是敬而远之。



看蹴鞠文化

读足球史

□ 李佳霖

蹴鞠运动已经成为了解齐

鲁文化的一扇窗

笔者在山东省淄博市的临淄足球博物馆看完展览后，对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有了清晰的观感。

足球博物馆位于齐国故都、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建筑面积1.17万平方米。足球博物馆的设计理念是“临淄的蹴鞠，世界的足球”，是一处集参观游览、休闲娱乐、历史文化研发和产品开发于一体的高水准的世界性足球公园。展览内容主要包括中国蹴鞠和近现代足球两大主题，共有文物880余件(套)，复原场景20余个，另有幻影成像设备、嘉年华互动游戏区以及仿古蹴鞠表演等，系统展示了足球的起源、发展、影响和传播等几千年的演进历史和发展风貌。它浓缩了中国的蹴鞠文化史、体育文化史和世界足球史，是一部足球文化的百科全书。

2004年国际足联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足球的起源”。2005年9月12日，目前世界上首家全面展示中国足球几千年演进历史和世界足球发展风貌的专业足球博物馆在淄博临淄正式揭牌开馆。

大厅里迎面悬挂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给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和英格兰国家足球博物馆馆长凯文·莫尔博士赠送中国临淄仿古鞠的大幅照片。展厅中，长21.5米、高4.5米的青铜壁画“鞠运长风”同样引人注目，它体现了这座博物馆蹴鞠与足球2000多年绵延发展的主题。

再说历史文化性。“其实足球就是齐文化的产物”，齐文化博物院院长、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蹴鞠的传承代表马国庆介绍说。影响中国几千年并为世界带来无穷欢乐的蹴鞠是如何诞生的？中国古代的人们如何来蹴鞠？蹴鞠缘何发展为风靡世界第一运动？在一个个展厅中流连观看，这些问题都会找到答案。

中国球类游戏的历史痕迹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在远古时代，圆形球体在人们的狩猎、争斗等活动中得到运用，并逐渐成为人类日日相伴的生产、生活及游戏用具，这是球类活动的原始本源。我国史书对“踏鞠”“蹴鞠”最早的记载，来自《战国策·齐策》和司马迁的《史记》等古籍，记载了蹴鞠最早成型于战国时期的齐国一带。当时临淄是齐国的首都，百姓过着富足、优越的生活，“其民无不吹笙、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犬、六博、踏鞠者”。这表明公元前300余年前，蹴鞠已经成为齐国的文化娱乐活动之一。战国时的齐都临淄，手工业高度发达，商业繁荣，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甚富而实”，民众具有“蹴鞠”的物质基础。齐国皮革制造等工业发达，缝“鞠”（皮球）具备了技术可能。汉代还出现了《蹴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

马国庆作为蹴鞠文化的研究者，把从齐文化的历史，到展厅的一件件文物、一个个历史故事及复原场景的情况娓娓道来，介绍了蹴鞠在汉代的发展、在唐代的兴盛、在宋代的繁荣及在元明清时逐渐走向沉寂衰弱的过程。除了文字记载，从历史名画到各式瓷器及雕塑等表现形式，蹴鞠从中国远古的历史长河一路腾挪跳跃，一直到现代成为世界各国人民都热爱的一项运动——世界足球。中国蹴鞠和世界足球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对接。

在参观的全过程中，足球博物馆的世界性元素始终被表述着。从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题写的馆名，到来自不同国际足联成员的祝福，还有世界各国足球明星的雕塑，历届足球世界杯的足球、邮票、吉祥物、海报等，还有球王贝利、马拉多纳、球星内马尔、梅西等亲笔签名的足球也都在展馆陈列展出。马国庆颇为自豪地说：“本馆展出的都是真迹。”

足球博物馆已成为山东省著名的旅游景点，淄博市临淄鞠王体育文化用品厂还开发了足球起源地概念文化产品——蹴鞠系列产品，现已成长为较为影响力的文化产业企业。蹴鞠小镇也在9月中旬举行的第十四届齐文化节会期间正式揭牌投用。围绕足球起源地“蹴鞠”品牌，淄博市正在倾力打造一条文化、体育、经济、旅游等多种元素融合的产业链。

寻源流吉

□ 寒山

小村流吉，宁静、素雅、纯朴，没有

迷失在时代的风雨里



西湖冬日秋韵

翁忻阳摄

初中时，在山西平顺县石城中学上学，中午酷暑难耐，我们想着法子去源头河耍水，捉螃蟹。这水真清，清得透明，水下河卵石粒粒可数。螃蟹就藏在河卵石下，一掀石头，这些可爱的小生灵便纷纷逃生，被我们一一逮个正着。那时源头水之大，正如民谣：“源头沟五里长，水击石头哗哗响，三步泉、五步泉，龙门戏水传‘三江’。”

源头沟泉水的源头在哪里？顺着叮咚泉水，沿着蜿蜒山路，车过花冠锁斩蟒的蟒岩，绕上仅有一条小巷的上港，窗外是槐仙与枣童子之争后而今不见一棵枣树的枣林村。在浊漳河的支流黄花沟内，我遇见了流吉。流吉村最早叫流湙。因水大，流的满地都是稀泥，人们行走不方便，后改为流起。想分水往上流，结果水还是往下流。后来又改为流急，越流越急(吉)。可以想像当年泉有多丰，水有多大，流有多急。

流吉先祖杜家，四处奔波，择泉而居，始有流吉。初识流吉，是在黄花村龙王庙的田野调查中。两耳山下的龙王庙大殿廊檐立着一块石碑，上刻一段话，显然是欧阳修《修翁亭记》的“翻版”：“平邑皆山也，而龙门后山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后岭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下泻出于两峰之间者流泉也。”(大清雍正岁次壬子仲夏《黄花枣林流吉三村迁庙碑序》)。

有山必有沟，有沟必有洼，有洼必有泉。小小的流吉村，沟壑纵横，沟套沟，洼连洼。村后有正沟，村北有庵则沟。村南有东洼、西洼、小前洼、大前洼、东西堂洼。我们踏雪寻访庵则沟。进沟就见水，两侧酱色山崖水迹斑斑，荒石古道荆棘丛生，沟内水库冰封如镜。在古道的拐弯处，我们惊喜地发现了石缝中的泉眼。虽是隆冬时节，细细的泉眼处仍可看到泉水汩汩冒出。上得山头，只见沟内梯田层层，芦苇丛丛。在梯田的尽头，悬崖如屏，崖根有庙宇一楹，屋脊坍塌，门墩、柱础、碑帽、石碑、底座散落遍地。同行的友人如获至宝，猫下身子，借着阳光，从不同角度，细细辨认躺在地里的一块石碑“流溪村上，丹门山下，藏风聚气，水秀山明，有清泉古庵一所”。这是一块万历年间的重修碑。从碑刻记载方知，流吉村原叫“流溪村”。流溪，多么富有诗意的村名。村支书激动地说：“我们只知崖根那儿竖着两块石碑，谁知地里这也是块石碑。”那竖着的两块石碑，是民国五年、乾隆十五年的清泉庵重修碑，地下躺着的是万历乙未的重修碑。如果没有我们的造访，这块明代的石碑不知还要被冷落多少年。

翌日，我们又进正沟，沟更深，树更密，泉更多，景更美。不同年代石砌的三座水库从沟口步步而升，将汪汪泉水蓄成弯弯新月，照亮我们前行的寂寞之路。在第二座水库的悬崖上，泉水四流，形成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其中有一形似宝葫芦的巨大钟乳石，活活像刚从石缝中滴下来的水珠，欲坠未坠，因此得名流滴村。随着村名就演变为流吉村。流湙、流滴，这是一个村庄而来的两种民间版本。为寻泉源，我们穿荆踏冰，下彻沟底，踩着第三座水库的边缘，一直往前。我们攀枝再进，转过山梁，果见绝崖之根，狭缝之间，清泉喷涌而出，那是来自母体的生命的搏动啊！一股清流孕育了多少生机和希望，滋养着斯土斯民，万物生灵！

流吉，以泉而生，因泉而名。一条沟村分两岸，千百年南北守望，岸依坡势石砌，屋就层岸而筑，家家相接，户户相连。站立村口，翘首东眺，石桥如弓，清流如带，古树如烟，老屋如定。夕阳西下，古村一抹土黄，更见沧桑而迷人。好一幅元人山水寒林图！

流吉，宁静、素雅、纯朴，没有迷失在时代的风雨里。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她静静地，静静地，与日出日落同在，与春秋收共存。



文化的加入犹如一点点

酵母，带动城市的“面团”迅

速发酵起来

“泱泱碧湖蒲芦生，穆穆鸳鸯沙渚停。”金秋的雁鸣湖，碧水蓝天间点缀着一线金黄的蒲苇，野鸭、天鹅悠游其间，好一派天然野趣。

雁鸣湖位于毗邻河南郑州的中牟县。这里原是黄河引水工程的沉沙之地。水库建成后，水利灌溉和沉沙功能逐渐衰退，慢慢形成一片湖泊湿地。由于芦苇大面积生长，吸引了不少大雁栖息，故名雁鸣湖。

在这个金秋时节，借着雁鸣湖金秋笔会的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诗人作家齐聚一堂。他们流连于雁鸣湖的金秋美景，沉醉于中牟这个中原腹地小城深厚的历史文化，更为新时期中牟人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念所感动。

历史上，与中牟搭得上关系的名人确实不少。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列御寇在这里写下“愚公移山”“杞人忧



大柴锅见证了昔日的艰苦

生活，更盛满了一位母亲对孩子

子、对生活深深的爱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虽然工作成家后定居在城里，却依然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每当和丈夫、女儿再回农村老家时，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桌好吃的农家饭。烙大饼、贴玉米面饼子、摊鸡蛋、打玉米面疙瘩、熬腊八粥……除了妈妈的辛勤付出外，也离不开我家那口大柴锅的默默奉献。

从小就喜欢和弟弟一起坐在大柴锅边，看妈妈围着大柴锅给我和弟弟做各种各样好吃的。小时候家里穷，妈妈就变着花样给我和弟弟做着吃。同是

雁鸣碧湖迎远客

□ 文心

天”的典故；三国时期一代枭雄曹操在这里打过官渡之战；还有西晋时期的“花样美男”潘安，据说他乘车出门走一趟，回来时满车都是为他着迷的“粉丝”们投进来的水果，成就了“掷果盈车”的成语典故。

在雁鸣湖畔的雁鸣湖镇朱固南村，至圣先师孔子也留下了一段佳话。据说当年孔子驱车来到这里时，看到一个孩子正在路当中用沙土修筑城池，挡住了孔子的去路。孔夫子问孩子为何挡住他的去路，孩子却说，是让一座城为车让路呢？还是车应当为城让路呢？孔老夫子竟无言以对，只好回车而去。

厚重的历史文化，让这里的人引以为豪，也成为新时期新的发展机遇和强大引擎。从地图上看，中牟刚好处于郑州和开封连线的中点位置，距离两座城市都是约30公里。处在两城夹缝中的他们没有成为发展的低谷，反倒越走越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两市拾一县，不发展都不行”。其间，文化的加入犹如一点点酵母，带动城市的“面团”迅速发酵起来。

我家那口大柴锅

□ 刘艳虹

一种玉米面，妈妈能给我们做糊饼，焦黄焦黄的糊饼，咬上一口别提多香了；熬一锅玉米碴粥，再在锅内放上玉米面不停地搅拌，一锅大大小小金黄的疙瘩就出锅了，再拌上新鲜的小葱或苏子叶，那味道甚好。长大些我偶尔也会和妈妈一起在大柴锅旁忙碌。我帮妈妈烧火，妈妈给我们用玉米面贴一锅圈大饼子。出锅后，贴着火柴锅的面黄焦黄的，再抹上一块臭豆腐，真是闻着臭，吃着香呢！

小时候我和弟弟不懂事，因为总吃黄色的玉米面，吃不上白面，我们也曾无知地跟妈妈哭闹想要吃白馍馍。那时的哭闹竟使要强的母亲不顾尊严，悄悄跑到邻居家给我和弟弟借了一大瓢白面，用大柴锅给我和弟弟烙了一大张发面饼。当时我和弟吃着外焦里嫩的

发面饼，体会不到母亲的辛酸。但如今都已成了家的我们，却把这种酸酸的母爱珍藏在心底。

现在，虽然我们都不在父母身边生活，但每逢周末，我们还是常常回家看望父母。有时赶上十一、春节这些长假，我们也会全家聚在一起。每逢回家，妈妈总少不了围着我们忙碌。我们已经长大了，但忘不了儿时吃玉米面的味道，所以妈妈也总会给我们做这些美味。赶上冬日，我们全家坐在暖和的炕头上玩牌、聊天。侄子、侄女和女儿特别爱听母亲给他们讲我和弟弟小时候的成长故事。而这些故事中，也总少不了那口大柴锅，它不仅见证了我与弟弟在上世纪70年代艰苦的童年生活，更盛满了一位农村母亲对儿女们深深的爱。